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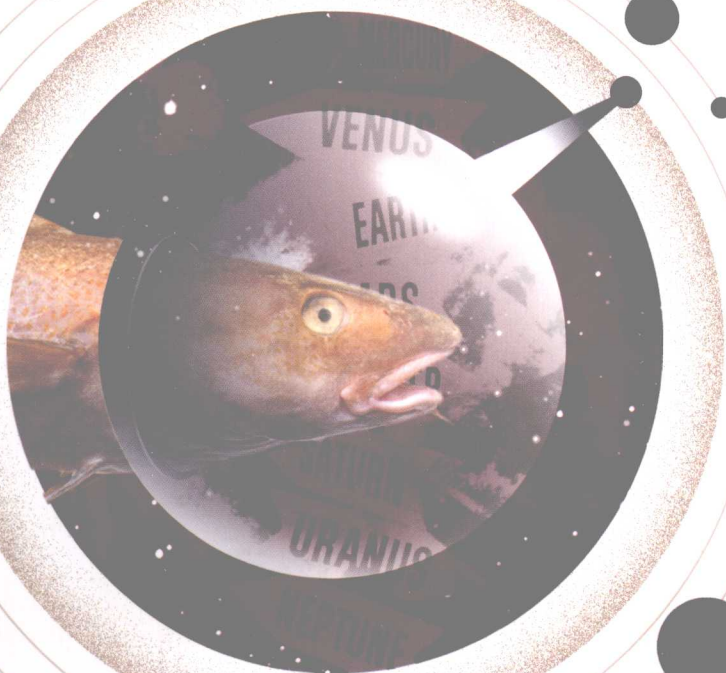
世界 科幻大师 丛书

主编：姚海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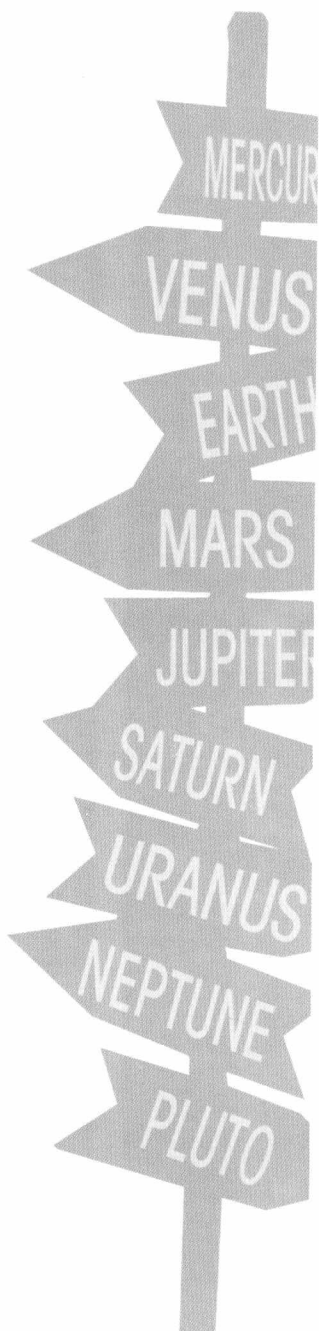
〔英〕道格拉斯·亚当斯 著
胡纾 译

WELCOME TO THE
GALAXY
FOR ALL THE
FISH

拜拜， 多谢你们的鱼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Goodbye,
our Milky
Way

多拜拜， 谢谢你们的鱼

〔英〕道格拉斯·亚当斯
胡纾译 著

SO LONG AND THANKS FOR ALL THE FISH

Copyright: © Completely Unexpected Productions Ltd. 1984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拜拜,多谢你们的鱼/[英]亚当斯 著;胡纾 译.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12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978-7-5364-6602-9

I. 拜… II. ①亚… ②胡… III. 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64464号

图进字21-2005-108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拜拜,多谢你们的鱼

著 者 [英]道格拉斯·亚当斯

译 者 胡 纾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李 珉 李克勤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 张 5.625

字 数 100千

插 页 2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8年12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8年12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6.00元

ISBN 978-7-5364-6602-9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道格拉斯·亚当斯

给世界以欢笑的人



今天，如果要问哪一位科幻作家在世界范围内最为走红，答案显然非道格拉斯·亚当斯莫属。随着以他的同名作品为蓝本的科幻大片《银河系漫游指南》的公映，这位英国科幻作家成功地把欢笑撒向了全世界。无论是他的小说读者，还是他的电影观众，没有人不为他的想象与幽默所折服。亚当斯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科幻创作士气低迷的状况。

亚当斯1952年3月11日出生于英国剑桥，母亲是一名护士，父亲拥有神学专业的研究生学位。五岁时，亚当斯的父母离婚，他和妹妹跟母亲生活在一起。

从七岁到十八岁，亚当斯一直在艾塞克斯郡的布伦特伍德学校学习。他最初对科学非常感兴趣，在艺术方面并无特别爱好。但是，十岁那年，有一次他的作文被评为满分，而这是老师给出的唯一一个满分，这极大地鼓舞了亚当斯，促使他开始认真

考虑在写作方面一展所长。

1970年，亚当斯凭借一篇关于宗教诗歌复兴的文章进入剑桥大学。入学后，他本来一心想加入“脚灯”滑稽剧团，但他很快发现该剧团的成员“脱离大众，不过是自娱自乐”，于是便加入了剑桥大学轻喜剧协会。后来，他又与朋友共同组建了一个非正规的滑稽剧团，还兴致勃勃地租用了一家剧院来从事演出，但遗憾的是，最后这个剧团以解散告终。

1974年，在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亚当斯离开了剑桥大学。他立志成为一名喜剧作家，并对自己充满自信。他的一些早期作品在BBC（英国广播公司）电视二台播出后，引起了喜剧演员兼作家格雷厄姆·查普曼的注意，于是，他邀请亚当斯创作了正在热播之中的电视连续喜剧《巨蟒的飞行马戏团》（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第45集的剧本。

1977年2月4日，亚当斯结识了西蒙·布雷特，这是他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布雷特当时负责BBC广播四台的节目制作，他请亚当斯写一部科幻喜剧。于是，1978年，一部十二集的广播剧开始在BBC播出——这便是后来被誉为“科幻圣经”的《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随后，以这部广播剧为基础，亚当斯创作出了《银河系漫游指南》系列的头两部小说，并最终将其发展为共有五本书的“三部曲”，包括《银河系漫游指南》、《宇宙尽头的餐馆》（The Restaurant at the End of the Universe）、《生命、宇宙以及一切》（Life, the Universe, and Everything）、《拜拜，多谢你们的鱼》（So Long, and Thanks For All the Fish）和《基本上无害》（Mostly Harmless）。之后，由于备受读者欢迎，《银河系漫游指南》于

1981年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BBC播出，随后又被制作成了电脑游戏、舞台剧、漫画、录音磁带……

亚当斯并非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经常要被逼迫着从事写作。为了完成《银河系漫游指南》系列的第四本书《拜拜，多谢你们的鱼》，他和他的责任编辑被出版商关在一家酒店的套间里达三个星期之久。当然，亚当斯最终顺利地完成了作品。他曾开玩笑说：“我喜欢被人规定最后期限，尤其喜欢时间飞逝时的那种风驰电掣。”

多年来，亚当斯一直致力于将《银河系漫游指南》搬上银幕，前后几经周折，与该片擦肩而过的导演不计其数。亚当斯本来和家人居住在英国伦敦，后来为了能够尽快促成电影的拍摄，他于1999年搬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塔芭芭拉，并积极参与电影剧本的改编。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2001年5月11日上午，亚当斯做健身运动时突发心脏病猝死。在去世之前，他刚刚完成了《银河系漫游指南》电影剧本的手稿。亚当斯的遗体在圣塔芭芭拉火化后，被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电影《银河系漫游指南》在2004年终于开拍，其剧本由著名动画片《小鸡快跑》的剧本作者凯利·柯克帕特里克根据亚当斯的手稿创作而成。迪斯尼电影公司负责这部电影的全球发行。

2005年4月29日，电影《银河系漫游指南》正式公映，首映便获得了两千多万美元的票房佳绩，成为当周北美票房冠军，而《银河系漫游指南》系列小说也随即再次蹿升至各大图书销售排行榜首位，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狂热的“亚当斯热潮”。

如果亚当斯能在天堂看到这一切，相信这位给世界带来无尽欢笑的作家也将露出会心的微笑。

引 子

在银河系西螺旋臂的末端那片未曾标明的寂静虚空中，悬挂着一颗不被人注意的小小的黄色太阳。距离它大约9800万英里的轨道上，运行着一颗完全无足轻重的蓝绿色小行星。这颗行星上由猿演化而来的生命形式原始得令人吃惊，他们居然还认为电子表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发明。

这颗行星上存在着——或者说曾经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大部分的居民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感到不开心。针对这一问题曾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但其中大部分都是紧紧围绕那些绿色小纸片的运动来着手的——这很奇怪，因为实际上，这些绿色小纸片本身并不含有快乐的成分。

于是，问题依旧困扰着这颗星球。所有的人都感到不自在，其中大部分简直可以说是凄凄惨惨，甚至包括那些拥有电子表的人。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倾向于这样的观点，那就是，他们离开树枝来到地面生活就意味着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甚至还有人宣称，即使是向树林中迁徙，那也是一个错误，他们根本就不应该离开海洋。

就这样，在一个星期四，差不多是在一个男人因为宣扬生活方式的改变将造福于整个地球上的人类而被钉在树上的两千年之后，一个女孩独自坐在里克曼索斯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她突然意识到了一直以来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且最终领悟到了如何将这个世



界变成一块幸福的乐土。这次她真的对了,这样的方案确实可以付诸实施,而且不会再有任何人必须被钉在任何东西上。

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女孩还没有来得及打电话把她的想法告诉第二个人,一场可怕而又愚蠢的灾难就发生了,而这个想法也就差点永远湮没了。

我们这里要讲的就是关于她的故事。





第一章

那天傍晚天黑得挺早——时令的关系，这倒也稀松平常；除此之外还带了些寒风凛冽，这也一样平常得紧。

雨点开始往下落，这该算是特别平常。

一艘宇宙飞船也落下来，这可不大平常了。

附近没人，所以没谁看见它，只除了些蠢到无可救药的四足动物，而它们又压根儿不晓得对这东西该怎么想，或者自己到底该不该想，又或者要不要吃了它之类。于是大家只好照老规矩，拿出自己应付一切麻烦的绝技——也就是撒丫子跑，然后尽量藏到彼此脚底下去。这招其实从没奏效过。

它从云里滑落，仿佛平衡在一束光线上。

天上净是乌云闪电，所以如果隔得远，你肯定很难注意到它；可要从近处看，你会发现它美得出奇——一艘造型优雅的灰色飞船，相当小巧。

当然了，银河系里头这么多种族，要说究竟能整出多少种大小形状，那是谁也别想摸得着半点头脑的。不过，假如你愿意把最新一期《中银河人口普查报告》当成某种准确的统计学平均值，你或许会猜测这船里大概能装上六个人，而你也就猜着了。

话说回来，哪怕没这份报告，多半你也一样能猜中。《人口普查报告》嘛，跟其他这一类的玩意儿差不多，花钱大把大把，却拿不出一丁点儿大家原先不知道的新东西——里头唯一的新闻要算是银



河系里每个人都长了2.4条腿,还人手一只土狼。但这显然是胡说八道,所以这份见鬼的报告最后只好整个报废了事。

飞船静静地滑过雨幕,柔和的飞行灯将它裹在雅致的彩虹里。它很轻很轻地嗡嗡作响;飞船离地面越来越近,嗡嗡声也逐渐增强,到六英寸高的地方终于变成了一阵低沉的颤动。

最后它落到地面,安静下来。

舱门开启。一小截梯子舒展开来。

从舱口射出一束光,亮闪闪地涌入潮湿的黑夜,里头还有影子在移动。

一个高个子身影出现在光线里,他四下望望,缩了缩脑袋,然后急急忙忙地跑下梯子,一只胳膊底下还夹着个购物袋。

他转过身,朝飞船使劲挥了一下手。才片刻时间,雨水已经开始从他的头发往下淌。

“谢谢你们,”他大声喊道,“非常感……”

一个特别凄厉的响雷打断了他的话。他忧心忡忡地瞟了眼天空,同时心里灵光一闪,赶紧在那个老大的塑料购物袋里东翻西找。他发现袋子底下有个洞。

袋子的一侧用大字印着(假如你懂得解读半人马座的字母表你就会认得):半人马阿尔法布拉斯塔港空港免税超超市。要像宇宙中第二十二头富含热能的大象那样——汪!

“等等!”那人影边喊边朝飞船挥手。

舷梯原本已经开始往舱口折叠,现在停下来,重新展开,让他回到飞船里。

几秒钟之后他再次出现,手里抓了条磨得破破烂烂的旧毛巾。他把毛巾塞进塑料袋里。

他又挥挥手,接着把袋子夹在胳膊底下,撒腿往几株树下跑,准备去躲躲雨。在他身后,飞船开始升空。



闪电在空中呼啸而过；那人愣了愣神，然后继续往前跑，不过这次改变方向，在自己和大树之间拉开了安全的距离。他迅速地移动，脚下不时打滑；这雨下得越来越密，活像有人把它们从天上往底下拽似的，他不由得弓起了后背。

他的双脚在泥泞里挣扎。雷声在小山顶上轰鸣。他徒劳地抹抹脸上的雨水，继续磕磕绊绊地往前赶。

更多光亮。

这次不是闪电——它们比较散漫，也比较黯淡。光束沿着地平线缓缓移动了一阵，接着就消失了。

那人停下来看了看，然后加快脚步，朝地平线上有亮光出现的地方赶去。

地势逐渐上升，路比先前更陡了些，两三百码之后终于在一处障碍物前戛然而止。那人停下来打量打量，然后把袋子扔到对面，接着自己也翻了过去。

他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就看见无数道光线穿透雨水铸成的墙壁，一部机器从雨中猛冲过来。那人赶快拼命一缩，后背紧贴在身后的栅栏上。那东西个头不高，球茎似的体型，活像一头滑在浪尖的小鲸鱼——光滑、丰满、灰不拉叽，而且速度快得吓死人。

那人本能地抬起双手保护自己，可击中他的不过是一排奔腾的水瀑。那部机器从他身边掠过，消失在夜色里。

空中又是一道闪电，短暂地照亮了它的背影；借着闪电的光，路边的落汤鸡在机器消失前瞄到一眼它背上的小牌子。

上头的字让他惊诧莫名、满腹狐疑：“我的另一辆车也是保时捷。”



第二章

罗伯·麦克奇纳是个可怜巴巴的混蛋,这他自个儿也知道,因为这么些年以来有好多人向他指出过这个问题,而他也看不出为啥要跟人家唱反调,只除了那个显而易见的理由,也就是他就喜欢跟人家唱反调,特别是跟那些他不喜欢的家伙,其中包括(根据最近一次的统计结果)所有的人。

他长叹一声,再加上一挡。

山路开始变得越来越陡,而他的卡车里沉甸甸地装满了丹麦产的散热器。

其实他倒不是天生就这么阴沉沉的,至少他希望不是。只不过下雨天他总免不了心情郁闷。总是这样。

现在就正下着雨。真有新意。

眼下这种雨特别惹他讨厌,尤其是在他开车的时候。他给它编了一个号码。这是17号雨。

他在什么地方读到过,爱斯基摩人用两百个不同的词来表示雪。要是缺了这些字眼,他们的对话大概会变得相当单调。他们会区分薄薄的雪和厚厚的雪、小雪和大雪、泥泞的雪、松脆的雪、急急忙忙掉下来的雪、慢慢悠悠飘下来的雪、从你邻居的靴子上落到你干净漂亮的小冰房子地板上,搞得到处都是的雪,还有冬天的雪、春天的雪、你记忆中童年那些比现在这些现代雪强了不晓得多少倍的雪,再加上细雪、鹅毛大雪、山上的雪、山谷里的雪、早上下



的雪、晚上下的雪、在你正准备出去捕鱼的时候突然开始下的雪, 还有尽管你花了大把大把工夫训练你的雪橇犬、它们还是要往上头撒尿的雪。

罗伯·麦克奇纳的小本子里记录了两百三十一一种雨, 各有特色, 哪一种他都不待见。

他又加上一挡, 发动机转得更快了。它挺舒服地嘟囔着, 内容也不外乎是自己载的那些个丹麦散热器。

自从昨天下午离开丹麦, 他已经经历了第33号(让路面变得滑溜溜的轻薄细密的毛毛雨)、第39号(大颗大颗的雨点子)、第47号到第51号(从垂直的小毛毛雨到大幅度倾斜的小雨再到清爽的中等毛毛雨)、第87号和第88号(两种同为垂直下落但又具有微妙差别的倾盆大雨)、第100号(倾盆之后的暴雨, 特冷)、从第192号到第213号之间的全部海上风暴类型(而且是同时出现)、第123号、第124号、第126号、第127号(轻微的以及过渡型的阵雨、规律的以及架子鼓敲出的切分音符一样的雨)和第11号(伴着微风的小雨点)。现在又是最不讨他喜欢的第17号。

这恶心的17号嗒嗒嗒地敲在他的挡风玻璃上, 使劲地敲。看样子, 无论他开不开雨刷都不会有多大差别。

他把雨刷关掉来测试这一理论, 可结果能见度还真又差了不少。只不过当他重新启动雨刷的时候情况也没能再好转起来。

事实上, 其中一个雨刷有些松了。

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

他一拳敲在方向盘上, 他用力跺脚, 他乱按收音机直到它突然唱起巴瑞·曼尼洛的歌, 他又乱按一阵让它闭嘴, 然后他骂娘骂娘骂娘骂娘骂娘再骂娘。

就在这时候, 当他的愤怒正要达到顶点的时候, 路边的一个人影影绰绰地游进了他的车前灯里, 在嗒嗒嗒的雨点中刚好只能

看见那么一点点。

一个湿淋淋的可怜虫，比洗衣机里的水獭还要湿，而且正举着手想搭便车。

“可怜的臭傻子，”罗伯·麦克奇纳意识到，虽然全宇宙显然都在跟他罗伯过不去，但这家伙多半比自己还更有资格抱怨，“肯定已经冷到了骨头里。这鬼天气还半夜三更地想搭什么车，真是蠢材。只配被搞得冷飕飕、湿漉漉，还有卡车溅你一身烂泥巴！”

他阴沉沉地摇摇头，又叹了口气，方向盘一转，车轮结结实实地碾在一大摊积水上。

“明白我什么意思了？”他一面从积水上飞快地犁过，一面自顾自地琢磨，“一上路你总能遇上这么些个混账王八蛋。”

几秒钟之后，那搭便车的家伙映在卡车水淋淋的后视镜上，从头湿到了脚。

有一瞬间，这让罗伯感觉非常良好。一两秒钟之后，他又为了这个感觉良好而觉得有些糟糕。然后他又为了为感觉良好而觉得糟糕而感觉良好起来，于是心安理得地驶进了夜色。

至少这也算是点安慰，稍微弥补弥补刚才被那辆保时捷超过的痛苦。他费尽力气才不过堵了那家伙二十英里来着。

他一路往前开，天上的积雨云也一路拖在他身后。因为，尽管罗伯·麦克奇纳本人一直蒙在鼓里，可他其实是个雨神。他只知道自己工作时心情低落，休假的时候也总遇上一连串的不愉快。而云只知道自己爱他，想要接近他、爱护他，还有沐浴他。

第三章

接下来的两个卡车司机倒不是雨神，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相同。

那个人继续跋涉，或者更准确地说，继续在泥巴里头拖着步子，直到终于把奸险的水洼抛在身后、重新走上山路。

过一阵子，雨渐渐小了，月亮从云背后钻出来露了会儿脸。

一辆雷诺开过，司机冲那个艰难跋涉的人影打了一大串疯疯癫癫的复杂手势，以表示自己其实很愿意让这人搭个便车，只可惜实在没这时间，因为他不是去这人要去的方向，无论那是哪个方向，而且他敢肯定对方能够理解。手势以一根欢欣鼓舞的大拇指作为结束语，仿佛是说他希望人家为浑身哆嗦、湿得无可救药而感到愉快，并且下回要再遇上自己保准会载他一程。

那人继续跋涉。一辆菲亚特开过，跟雷诺的表现分毫不差。

又一辆车从另一边开过来，对那个步履缓慢沉重的人影晃了晃车灯，不过这究竟是想表达“哈罗”还是“抱歉咱们不顺路”又或者“嘿瞧啊，大雨天的还有个家伙在外头走，这疯子”，我们完全无从判断。挡风玻璃最上头倒是贴着条绿色的带子，显示出无论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它都来自斯蒂夫和卡萝拉。

暴风雨倒是已经衰退，剩下的那么一丁点儿电闪雷鸣也转移到了更遥远的山顶上，就好像某人尽管早已经认输，却还要在二十分钟之后补上一句“啊，还有一件事……”。





空气变得清新,夜里仍然挺凉,声音传播倒是挺顺畅。那个迷路的人绝望地哆哆嗦嗦。很快,他走到一个路口,左手边出现了一条岔道,在他对面的路边上还竖着块路牌。那人猛然撒开腿跑过去,以一种狂热的好奇研究起路牌来,只在突然有车开过时才扭过身去。

然后又一辆。

头一辆完全无视他的存在,一溜烟跑掉了。第二辆毫无意义地闪了几下灯。接着,一辆福特千里马开过他身边,然后踩下了刹车。

那人惊得一愣,然后赶紧抱着自己的袋子往汽车跟前跑;可就在最后一秒钟,千里马在水汪汪的地面上转起车轮,乐呵呵地扬长而去。

那人缓缓停下来,一脸的失落沮丧。

巧的是,千里马的主人第二天到医院去割阑尾,结果由于一个挺逗的失误,医生误切了他一条腿;不等大家有机会重新安排阑尾手术,阑尾炎已经恶化成了严重到有点搞笑的腹膜炎。就这样,正义由着自己的性子得到了伸张。

那人继续跋涉。

一辆萨博在他身边停下。

窗户摇下来,一个友好的声音问:

“走了不少路?”

那人转身朝汽车走过去,在车门前停下来,紧紧地握住了门把手。

那人、那车和那车门都在一个被称为地球的行星上。在《银河系漫游指南》里,跟它有关的所有条目都被压缩成了五个字:“基本上无害。”

写这一条的人名叫福特·长官。此时此刻，他正待在一颗远远不是无害的星球上，坐在一个远远不是无害的酒吧里，莽莽撞撞地制造着麻烦。



■ 拜拜，多谢你们的鱼 ■

第三章